一

书经中的神话①

《尚书》这部书,自春秋讫清代。二三千年来谁不把它当作至尊无上的圣经看,谁不把它当作至真无假的古史读(虽曾有孟子和刘知几等极少数的怀疑过它的历史的价值),他们所谓"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经大法,皆载此书。"(蔡沈《书经集传序》)这就证明了这是多么不应怀疑的一部书呵!不幸到了我辈手里,这个好梦已不容再维持下去了,那澎湃的时代潮流鼓荡着世界,把任何有权威的偶像都冲倒了。自从康长素先生提出了"孔子改制"的一个观念,于是儒家经典的历史的权威就渐渐摇动起来。我们生在这个时代,能够用了历史学和民俗学的眼光来研究这几部古书,细细地分析,把分析的结果换了一个方式来综合,而得到一种新结论,这是我们所碰到的机会特别好,并不是我们的聪明远胜过古人。

①原为《书经中的神话》序。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自从中国的书籍流传到西方，外国学者运用他们的精密的头脑,科学的方法,居然把我们的几部古书也整理出一部分的头绪来。马伯乐先生就是一个以外国学者的资格来研究中国古书的人,他曾著有《中国古代史》、《中国文化的起源》、《中国汉代以前所受西方影响》等书。这部《书经中的神话》,就是他的著作中尤应介绍到中国来的。现在已由冯沅君女士把它精细译出，更经陆侃如先生把马伯乐先生的事迹写出了一篇简传,使得我们可以领略这位外国学者的治学精神,这是怎样值得感谢的一件事！

这部书共分三章,是：一,羲与和的传说；二,洪水的传说；三,重、黎绝地天通的传说。关于第一部分,马先生根据《归藏》和《山海经》等书,以为羲和本是一个神话中的人物,她(羲和本是个女性)仿佛是司日的神,她是太阳的母亲兼御者，后来才变成羲与和的四个天文家。跟着他叙述关于十日与羲和传说的一切，并叙述了中国人对于宇宙的种种观念。关于第二部分,马先生以为中国古代洪水传说共有六种：(一)禹的传说；(二)台骀的传说；(三)女娲的传说；(四)共工的传说；(五)蚩尤的传说；(六)混淆了的传说(如禹与共工、女娲传说的混淆）。他以为中国文化只是现在的中国与印度支那北部的人民的共同文化的进展；把这些传说与那些南方落后的部落的传说相比较，我们便可以想象出它们在古中国人的信仰中所占的地位。于是他跟着举出了几个印度支那半岛的神话以与中国的洪水传说相比较,结果,觉得两方面很相接近。关于第三部分,马先生以为"重、黎绝地天通"也是一种神话(《国语》的解释不可靠),他取了几种外国神话来比较它,结果,他以为这个神话的大纲本是这样："在原始时天与地是互相交通

的,一些神能自天下降于地 后来上帝命重、黎绝天地之交通,于是人神间的关系就停止了。”

本书的见解很精到,称引很繁博,骤然看去,简直叫人不信这是一本外国学者讨论中国学问的书。对于问题的讨论,我们即使有些不能完全同意的地方,但就大体上说,这部书究竟是值得称道和介绍的。

《尚书》中所有的神话并不止马先生所举的几条(这一点马先生自己也知道),如《尧典》“胤子朱启明”一语,就包含着一个神话。考《山海经·海内西经》云:

> 海南昆仑之墟……帝之下都,……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
>
> 昆仑南渊深三百仞,开明兽身大类虎而九首皆人面,东向立昆仑上。

它说昆仑山上有一种神兽,叫做开明,守着昆仑山的九门。开明兽是一种身体大到像老虎,长着九个脑袋和人的面孔的怪物。案“开”“启”古音同,“启明”实在就是“开明”的变文。“朱”呢?《尧典》下文又云“:益拜稽首,让于朱虎熊罴。”可见“朱”也是同‘虎、熊、罴’差不多的一种大兽之名。《尧典》的作者把‘朱’字‘开明’连在一起,把‘朱’说成了人,把‘开明’作为“朱”的表德,这是不是一种‘爱凡麦’式的历史解释法的例证?

《尧典》又云:

> 舜……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

前人把这两句话解作‘广致众贤’‘广视听于四方’(《尚书·伪孔安国传》)自是合于《尧典》作者的原意。但是这句话里却也包含着几种神话的素质。考《天问》云：

> 昆仑县圃，其居安在？……四方之门，其谁从焉？西北辟启，何气通焉？

这是说昆仑山上有四方之门，只有西北方的门开启着。《尧典》的‘辟四门’‘达四聪’，我以为就是从这里来的。在战国时，上帝的传说往往化成尧舜的传说，如上帝殛鲧，变成尧舜的殛鲧；上帝‘遏绝苗民，’变成尧舜的放伐苗民等。昆仑山是“帝之下都”，它是上帝传说里的一个地名，所以会与舜发生关系。又舜有重华之号、又有‘目重瞳子’的传说，这种传说的原始，或许是说舜长着四只眼睛，所以《尧典》又有‘明四目’的记载。例如战国时传说“黄帝四面”，这本来是说他一个脖子上长着四张脸，但是《太平御览》七十九引《尸子》载：

> 子贡问于孔子曰：“古者黄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谋而亲，不约而成，大有成功，此之谓‘四面’也。”

经此一解，‘四面’的神话就成了‘四人治四方’的人事了。这与舜“明四目”的传说的演变何异？这是不是又是一件“爱凡麦”式的历史解释法的例证？

《尧典》同《皋陶谟》中又有夔典乐的记载：

帝曰："夔，命汝典乐！……"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尧典》）

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皇来仪。"（《皋陶谟》）

这位夔能使"百兽率舞"；鸟兽跄跄"；凤皇来仪"，本领真大极了！但考《山海经·大荒东经》云：

有龙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橛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

原来"夔"就是这么一个怪物，怪不得他与鸟兽这样关切哩！因为有了这"雷声鼓"的传说，于是讹传"夔"为乐官，仍说这位乐官是一足。有人觉得不合理，替它解释道：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乐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乐传教于天下，乃令重、黎举夔于草莽之中而进之，舜以为乐正。夔于是一正六律，和五声，以通八风，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乐，天地之精也，得失之节也，故唯圣人为能和乐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吕氏春秋·察传》）

经此一解，"一只脚"便成了"一个就够了。"这是不是一件"爱凡麦"式的历史解释法的例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皋陶谟》又云：

> 无若丹朱傲，唯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昼夜额额，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丹朱与傲是两个人(孔广森等说)，他们会"陆地行舟"(罔水行舟)，又是一件怪事。考《天问》云：

> 鳌戴山抃，何以安之？释舟陵行，何以迁之？雉浇在户，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颠陨厥首？女歧缝裳而馆同爰止，何颠易厥首而亲以逢殆？

据闻一多先生的研究，"释舟陵行"就是"罔水行舟(毛奇龄也这样说)；"鳌"就是"浇"(说见《离骚解诂》《清华学报》第十一卷第一期)；"浇"实在也就是"傲"，又就是"象"(说详顾刚与童书业先生合作之《夏史三论》，燕京大学《史学年报》第二卷第三期)；"雉浇在户，何求于嫂"，和"馆同爰止，"就是《天问》下文所云"眩弟并淫"(象事)，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二嫂使治朕栖，象往入舜宫"，更就是《皋陶谟》所谓朋淫于家。本来是一件鳌与犬争斗的神话，到了《皋陶谟》里却变成了尧子和舜弟的故事了。(孔广森释"无若丹朱傲"之"傲"为象。)

古经典里的神话多着哩，正待我们去分析，去研究。如果我们一班人都能走上正经的轨道干去，我敢说，将来的成绩决不是现在所能想象得出来的！

马先生这部书很可以作我们研究的先导。他的态度是客观的，他的方法是科学的，他的成绩也是值得相当钦佩的。读

了这本书，我敢寄语国内一班研究古史的人：你们再不要作建设“真美善合一”的历史的迷梦了！——历史是只有“真”的，那‘美’的和‘善’的历史的时代现在是早已过去了！

1936年 7月 12 日

二

《诗经》中的歌谣①

《诗经》三百零五篇中，到底有几篇歌谣，这是很难说定的。在这个问题上，大家都说《风》、《雅》、《颂》的分类即是歌谣与非歌谣的分类，所以《风》是歌谣，《雅》、《颂》不是歌谣。这就大体上看固然不错，但我们应该牢牢记住的，这句话只是一个粗粗的分析而不是确当的解释。

我们看《国风》中固然有不少的歌谣，但非歌谣的部分也实在不少。如《召南》的《何彼秾矣》，与《大雅》的韩奕的性质是相同的，——它们都是祝颂结婚的诗。《鄘风》的《定之方中》，如放在《雅》里岂不是《斯干》如放在《颂》里岂不是閟宫？——它们都是建国家，聚生息的诗。至于《采蘩》，《采苹》，更和雅中的《楚茨》，《凫鹥》没有分别了——它们都是祭祀的诗。《樛木》、《螽斯》，更和雅中的《天保》、《蓼萧》没有分别了——它们都是祝颂的诗。这一类的诗，虽是在《国风》里，我们也不能认为歌谣，因为这是为应用而做的。

①原标题为《从〈诗经〉中整理出歌谣的意见》。刊于北京大学《歌谣》周刊第 39号。1923 年 12 月 30 日。

反看《小雅》中，非歌谣的部分固然多，但歌谣也是不少。如《采薇》、《出车》，不是与《豳风》的《东山》相同吗？——它们都是征夫怀归的诗。如《苕之华》，不是与《桧风》的《隰有苌楚》相同吗？——它们都是不愿有生的诗。如《蓼莪》，不是与《唐风》的《鸨羽》相同吗？——它们都是哀念父母的诗。如《何草不黄》，不是与《豳风》的《破斧》相同吗？——它们都是怨恨出兵的诗。如《黄鸟》，不是与《魏风》的《硕鼠》相同吗？它们都是欲弃去一地而他适的诗。如《我行其野》，不是与《邶风》的《谷风》相同吗？——它们都是弃妇的诗。说到了《邶风》的《谷风》，更想起《小雅》的《谷风》。它们的意义是一致的（始厚而终弃之），怨恨是一致的（一云："将恐将惧，维予与汝；将安将乐，汝转弃予！"一云："昔育恐育鞫，及尔颠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即起兴也是一致的（一云："习习谷风，以阴以雨"；一云："习习谷风，维风及雨"）。《小雅·谷风》之为歌谣，是很显明的了。所以这一类的诗，虽是在《小雅》里，我们不得不认为歌谣，因为这都是平民的心底里的话。

《大雅》和《颂》，可以说没有歌谣。（《国风》与《小雅》的界限分不清，《小雅》与《大雅》的界限分不清，《大雅》和《颂》的界限分不清，而《国风》与《大雅》和《颂》的界限是易分清的。这待以后细论，今不举。）其故，大约因为乐声的迟重不适于谱歌谣，奏乐地方的尊严不适于用歌谣。《小雅》的乐声，可以奏非歌谣，也可奏歌谣，故二者都占到了一部分。这是我的假定。

我始终以为《诗》的分为《风》、《雅》、《颂》是声音上的关系，态度上的关系，而不是意义上的关系。声音上的关系，如《左传》所记的《颂琴》，章太炎先生说的"雅'同'乌"；雅声'即"呜呜之声。"态度上的关系，如阮元说的"颂'即容貌之"容"；

以形容表所歌之义，有类今之戏剧。音乐表演的分类不能即认为意义的分类,所以要从《诗经》中整理出歌谣来 应就意义看：一首诗含有歌谣的成分的，我们就可说它是歌谣，《风》、《雅》的界限可以不管 否则就在《国风》里也应得剔出。

再有一个意思，我以为《诗经》里的歌谣都是已经成为乐章的歌谣，不是歌谣的本相。凡是歌谣，只要唱完就算，无取乎往复重沓。唯乐章则因奏乐的关系，太短了觉得无味，一定要往复重沓的好几遍。《诗经》中的诗，往往一篇中有好几章都是意义一样的，章数的不同只是换去了几个字。我们在这里，可以假定其中的一章是原来的歌谣，其他数章是乐师申述的乐章。如：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illegible]兮,舒慢受兮,劳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绍兮,劳心惨兮。

这里的‘皎,皓,照”;‘僚,[illegible],燎”;‘窈纠,慢受,夭绍”;‘悄,慅,惨”,完全是声音的不同,借来多做出几章,并没有意义上的关系(文义上即有不同,亦非谱曲者所重)。在这篇诗中,任何一章都可独立成为一首歌谣，但联合了三章则便是乐章的面目而不是歌谣的面目了。

我们在这里，要从乐章中指实某一章是原始的歌谣，固是不可能，但要知道那一篇乐章是把歌谣作底子的，这便不妨从意义上着眼而加以推测。虽则有了歌谣的成分的未必即为歌谣，也许是乐师模仿歌谣而做出来的，但我们的研究之力所可到的境界是止于此了，我们只可以尽这一点的职责了。

我对于从《诗经》中整理出歌谣的意见是如此,乞读者教正。手头无书,且无闲暇,待以后更为详论。

1923 年 12 月 26 日

三

风、雅、颂之别①

《诗》三百五篇,首冠以《周南》、《召南》,次之以《邶》、《鄘》等十三国风,又次之以《大雅》、《小雅》,又次之以《周》、《鲁》、《商》三颂。汉人说《诗》,以二《南》与十三国诗合编,定三百五篇为《风》、《雅》、《颂》三体。宋程大昌作《诗论》疑之,以为应改为《南》、《风》、《雅》、《颂》四体。不论其体为三为四,而其所以分之之标准为何,则历代儒者多就字义为说,类有支离之病。唯郑樵作《通志》,其《乐略》云:"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仲尼编《诗》,为燕、享、祀之时用以歌,而非用以说义也。古之诗,今之辞曲也。……继三代之作者,乐府也。乐府之作,宛同《风》、《雅》。"以乐言诗,直探其本,足扫一切附会。子惜其考之犹未详,因申论之。

《左传》成七年,晋侵楚。九年传:"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絷者,谁也?'……问其族,对曰:'泠人也。'……使与之琴,操南音。……公语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此文所云"南

①选自《史林杂识》,中华书局,1963年2月。

音”,当即指二《南》之音。观《周南》言“汉之广矣,江之永”,又言“遵彼汝坟”,《召南》言“江有汜”,江、汉、汝皆楚地,楚囚鼓琴为二《南》之音自是可能。《礼记·文王世子》“凡学,……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籥,皆于东序。……胥鼓《南》。”郑玄注“《南》,南夷之乐也。胥掌以六乐之会正舞位。旄人教夷乐则以鼓节之”。《左传》襄二十九年记吴季札观乐,“见舞《象》箾、《南》籥者”。杜注“象箾,舞所执。南籥,以籥舞也”。是歌《南》诗之时有其节乐之鼓与执以舞之籥,以其所奏者为《南》音,故鼓谓之《南》,籥亦谓之《南》。“乐操土风”一语,大足说明《国风》一名之由来,盖“国”即“土”也;“风”犹言“调”。故《周语》曰“瞽师音官以省风土”,韦昭解云“‘风土’,以音律省土风。”《仪礼·燕礼》“遂歌乡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苹》。二《南》为乡乐,十三国风自皆乡乐;“乡”亦“土”也。读上诸证,知古人歌《国风》者皆用当地土音,犹今“地方戏”出之以当地方言。其乐奏琴,舞以籥而节以鼓。古籍言《乐风》者又有《山海经》,其《大荒西经》云“祝融生太子长琴,是处摇山,始作乐风”,郭璞注“创制乐。‘风’,曲也。”又云“有弇州之山,五彩之鸟仰天,名曰‘鸣鸟’,爰有百乐歌舞之风”,郭注“爰有百种伎乐,歌舞。‘风,,曲。”又《海内经》云“鼓、延是始作为钟,为乐风”,郭注“作乐之曲制。”观此,益信古之所谓“风”即今之曲调矣。风即为曲调,则凡乐无不可言“风”者,故《诗·大雅·崧高》曰“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谓尹吉甫当申伯还归之日,作诗以送之,选调以配之,“其诗孔硕”,辞之美也;“其风肆好”,调之美也。其调虽在《大雅》而亦谓之“风”,是知风者,乐调之公名,非乡乐所得而专。《国风》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之名,着重点在“国”,不在“风”;“国”与“雅”、“颂”为对立之名词,而“风”与“雅”、“颂”则非可以对立者也。

《汉书·艺文志·乐家》:“《雅琴》赵氏七篇。《雅琴》师氏八篇。《雅琴》龙氏九十九篇。”《雅琴》者,奏“雅”诗之琴也。又《乐记》:“讯疾以雅。”郑玄注:“‘雅’,亦乐器名也,状如漆筩,中有椎。”孔颖达疏:“舞者讯疾,奏此雅器以节之。”《周观·笙师》:“掌……春牍、应、雅”,郑众注:“‘雅’,状如漆筩,而弇口,大二围,长五尺六寸,以羊韦鞔之,有两纽,疏画。”又郑玄注:“‘牍’、‘应’、‘雅’,教其春者,谓以筑地。”此并据汉代乐器以知之。是则《雅》诗之奏,其主要之乐器为琴与雅,雅为节舞之器,犹今之鼓、板。夫以节乐之器为乐调之名,今尚有之,《秦腔》亦名“梆子”,《豫曲》亦名“坠子”是已。

《左传》襄二年:穆姜使择美槚,以自为椁与《颂》琴。”《颂》琴者,奏《颂》诗之琴也。《仪礼·大射仪》:“西阶之西,《颂》磬东面。”《周礼·春官》:“眡瞭掌……击《颂》磬。”《颂》磬者,奏《颂》诗之磬也。《大射仪》于“颂磬东面”之下又云:“其南钟,其南鎛”,郑玄注:“钟不言颂,……省文也。”如郑义,则此钟此鎛亦当名之曰“《颂》钟”、《颂》鎛》。知《颂》诗之伴奏乐器,琴、磬之外又有钟、鎛。

《诗·小雅·鼓钟》曰:“鼓钟钦钦,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读此所叙,知凡歌《大、小雅》与二《南》者,其乐器有钟、琴、瑟、笙、磬,其乐人有羽籥之舞。依《左传》所述之事观之,则琴其主要之乐器也。

举此数事,知古代歌《风》、《雅》、《颂》皆以琴。歌《雅》者以《雅》琴,歌《颂》者以《颂》琴。《国风》之琴虽未著专名,由《颂》琴、《雅》琴之名推之,知歌《风》者必不用《颂》琴、《雅》琴,

而土风南、北、东、西各异,或十五国风即为若干种琴,若干种调，未可知也。子之所以有此存想，则以卫一国而分《邶》、《鄘》、《卫》三风,晋一国而分《唐》、《魏》二风,郑一国而分《郑》、《桧》二风,若不以乐器与音调之异解之便不可通。试以乐府诗证之,《吴声歌曲》与《西曲歌》同属于《清商曲辞》,儗之于《诗》则《风》也。①《吴声歌》曰:"朱光照绿苑,丹华粲罗星。哪能闺中绣,独无怀春情?"《西曲歌》曰:"阳春百花生,摘插环髻前,捥指蹋忘愁,相与及盛年。"就其文辞观之,可谓绝相似矣,而宋郭茂倩《乐府诗集》云:"按《西曲歌》出于荆、郢、樊、邓之间,而其声节送和与《吴声》亦异,故(疑脱一'因'字)其方俗而谓之《西曲》云。"按《西曲》为汉水流域之乐,《吴声》为长江下游之乐,此犹近世之《汉调》与《昆曲》,其音节自不能同。然《西曲》与《吴声》,其词虽存而其调已佚,则唯可欣赏其文辞之美，不复能识别其所以异之故。是以十五国风之分，虽心知其必有音乐上之异趣，而终不能据现有经文以断说之也。

歌一种诗用一种琴,加以钟、鼓、笙、磬与籥舞之配合,可见《风》、《雅》、《颂》之别实即乐器与声调之别,绝不关涉义理。犹之今日，胡琴普遍流行，而其种类有别，其歌曲亦有别，自"二胡"出者为江苏小曲,自'马头琴'出者为蒙古歌词,自'京胡'出者为《京调》戏剧,自'梆胡'出者为《秦腔》戏剧,其曲、其剧皆可编为专书，而其铿锵鼓舞则必非书本所得显现。固亦可曰小曲多叙男女之情，戏剧多演家国之事，然此仅大体之分别,小曲未尝不可言家国,戏剧中亦尽多言情之作也。《国风》略等于小曲,《雅》、《颂》略等于戏剧,而诗中所陈并无严密之

①儗：nǐ 疑。

界限,其义视此。

宋戴埴《鼠璞》云:"今之乐章至不足道,犹有正调、转调、大曲、小曲之异。《风》、《雅》、《颂》既欲被之弦歌,播之金石,安得不别其声之小、大、正、变哉!"《朱子语类》八十云:"郑声淫,所以郑诗多是淫佚之辞,《狡童》、《将仲子》之类是也,……这箇只似而今'闲泼曲子'。《南山有台》等数篇,是燕享时常用底,叙宾主相好之意,一似今人'致语'"。此皆就当时乐歌比拟古诗,得其大齐者也。

自《诗经》学家专重义理而蔑弃声音,异于孔子之弦歌设教,此极简单之事实遂化为极混茫之问题。《毛诗序》一则曰:"《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训《风》为教化;再则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故曰《风》";训《风》为讽刺;三曰"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所由废兴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以《风》为咏诸侯之诗,《雅》为咏帝王之诗,《颂》为告神明之诗。夫不睹其器,不闻其音,而唯就字面加以推敲,立义虽多,固无一而非隔靴搔痒矣。

朱熹《诗集传》于《诗》学中倡革命,其序文中立一新界说曰:"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雅》、《颂》之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辞。"《传》中又释之曰:"《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正小雅》,燕飨之乐也;《正大雅》,会朝之乐,受厘陈戒之辞也。""'颂'者,宗庙之乐歌。"此就诗人之地位言,谓"风"出平民;"雅"、"颂"出贵族,大体固亦近似,然细按之实不尽然。《二南》中如《关雎》、《鹊巢》等篇之入乐,奏于享、射之地,

（仪礼》已多言之,他若《樛木》、《兔置》、《麟趾》、《采蘩》、《采苹》,何彼祾矣,何尝非朝廷、郊庙乐歌之辞；《邶》以下十三国风如《简兮》、《泉水》、《北门》、《君子偕老》、《定之方中》、《载驰》、《淇奥》、《硕人》、《缁衣》、《大叔于田》、《清人》、《羔裘》、（汾沮洳》、《驷驖》、《小戎》、《无衣》、《九罭》、《狼跋》诸篇,亦悉贵族自道其生活，自述其愿望，奏之于宫囿、军旅者也。至于《小雅》,则《沔水》、《黄鸟》、《我行其野》、《小宛》、《小弁》、《巷伯》、《谷风》、《蓼莪》、《无将大车》、《青绳》、《都人士》、《采绿》、《渐渐之石》、《苕之华》、《何草不黄》,皆饶有民间意趣,列之里巷歌谣之《国风》中而沆瀣一气者。《大雅》中便无此类作品。疑《小雅》、《大雅》之别由乐部来,奏《小雅》者其乐部人数少,故平民与贵族俱得用之；《大雅》演奏时需人孔多,惟贵族乃有力办此：为其用之者之阶级不同，故其词之风格遂有异耳。（司马相如《上林赋》云"：揜群雅"。张揖注云"：《诗·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故曰'群雅'也。"按奏《小雅》者何以倍逾《大雅》,疑'小'、'大'字误倒也。）《颂》固多郊庙乐歌,而亦不尽施于郊庙,如《周颂》之《臣江》、《噫嘻》、《载芟》、《良耜》,明是告臣工之词；《振鹭》、《有瞽》、《有客》,皆款待宾客之词；《小毖》一篇托之禽言,犹《豳风》之《鸱鸮》,乃抒情之诗；《酌》、《桓》、《赉》,《左传》宣十二年谓之"武"乃状军旅之诗；《鲁颂》之《駉》、《有駜》、《泮水》,俱为颂鲁君之诗,亦类于《卫风》之《硕人》,《鄘风》之《定之方中》。故以闾巷属《风》,朝廷属《雅》,郊庙属《颂》,得其大概而已,实际上则固纠结而不可分也。

苟舍此龂龂文字上之争辨而唯说为乐器之异与歌声之异，则自不劳委曲作解。近世乐曲，弹弦子与琵琶而歌者谓之

“弹词”,敲小锣而歌者谓之‘唱春’,拉马头琴而歌者谓之‘马头调”,打小鼓而歌者谓之‘鼓词”,击犁片和鼓声而歌者谓之“梨花大鼓”。(“梨花”之原文为‘犁铧”,盖此曲初起田野,歌者即击犁铧以为音节,其后流入城市,则制为小型之铜片,易其名曰“梨花”。)此吾侪所见,绝无疑惑者也。亘数千百年,乐亡而词在,上题曰某某调,倘彼时之人犹若汉儒之拘且陋者,必将曰:《弹词》者弹劾也,犹《风》之为讽刺也;《鼓词》者鼓吹也,犹《颂》之为形容盛德也,《马头调》者军陈也,犹《雅》之为政事也。如是,不将令识者喷饭乎,不将令后人复哀后人乎?

四

论兴诗①

张维思笃志研究语言学,积稿甚多,其已刊行者有《古今语》一种。近览及予《六诗》之文,表示同感,而以予所言者尚未畅尽,更推论之。1941 年七月二十一日贻我书,云:

“读《责善半月刊》第二卷第三期大作《浪口村随笔》‘六诗,一条,解释详明而新颖,读之心喜。风、雅、颂三说尤为新奇,且有理有据;赋、比、兴之说依正立说,足破二郑之惑。唯说‘兴,义似有未尽,愿为补申之。

“吾人今日视《诗》为经典,其实不过民间歌谣而已。民间歌谣,不过永言抒情而已,视今日民间之《山歌》、《五更》、《十

①原刊《史林杂识》,中华书局 1963 年,2 月。

二月》之流相去还远也。凡此种民歌，为便于歌咏，除必协韵之外，其词句之长短亦为重要之条件。为词句关系，不能不以自然风物补足之，盖其本意只三言两语即尽，不便歌咏也。所谓‘兴’,只是歌谣中风物开篇之一体耳。

“即舍民歌而论古诗歌，亦恰如民歌之风物开篇。如《麦秀歌》:‘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匪我好仇,’上文‘麦秀渐渐’、‘黍油油’并与‘狡童’无意义上之关涉,与‘好仇’亦无义理上之牵连。本歌主旨不过斥言彼狡童者非我之同辈，‘麦渐’、‘禾黍’之言只以起词开篇,组织成章,相配为韵(‘油’、‘仇,为韵)而已。箕子有远纡之意,为歌以永欢,本无取于‘麦秀’与‘禾黍,也。使毛公为此歌作传,必曰‘兴也,郑氏一派经学者如又为之笺疏，将更附会多方，岂非郢书书燕说，厚诬古人乎 又如《饭牛歌》:‘南山灿,白石烂,短布单衣适至骭。生不逢尧与舜禅,长夜漫漫何时旦 ?’上文‘南山’、‘白石’与下文‘短布单衣’之寒,‘不逢尧舜’之穷,以‘长夜漫漫何时旦’一语慷慨悲歌，触动齐桓公之心事，使彼不能不闻而异之。所以‘南山’、‘白石’亦只用以起词开篇而已。

“据上两例，毛公所定兴诗一百一十五篇要皆以‘麦’、‘禾’、‘山’、‘石’起词开篇而已。说《诗》者附会小序之意,因缘婉转,遂成曲解。即《关雎》一篇《序》所谓‘王者之风’者,‘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两语,《毛诗传》云:‘兴也’,亦只起词开篇如‘麦’、‘禾’、‘山’、‘石’之类而已。至云‘鸟挚而有别’,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关雎之有别焉，然后可以风化天下，夫妇有别……’云云，皆涉牵强附会之嫌。其次一篇《樛木》,‘南有樛木,葛藟累之’,尤与‘乐只君子,福履绥之’不相关涉亦是‘麦’、‘禾’、‘山’、‘石’起开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